



兩顆星

曾今月



新時代文藝叢書

兩顆星

曾今可著



上海
新時代書局出版

1933

兩顆星

實 價

精裝 三角

作 者

曾 今 可

發 行 者

新時代書局

發 行 所

上海武定路紫陽里
新時代書局

代 售 處

各大書局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二 月

初 版

二 千 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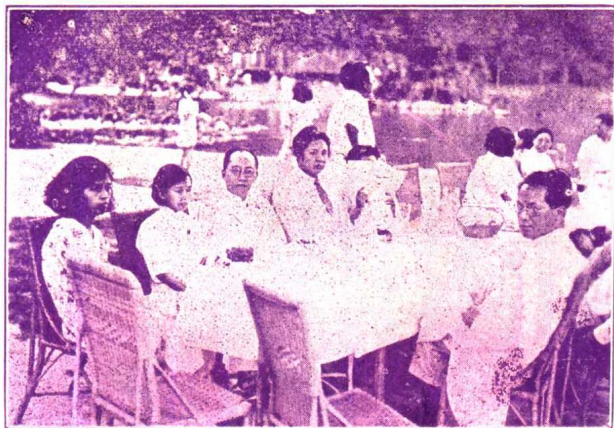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權 所 有

不 准 翻 印





影 小 者 作



徐仲年
汪亞塵夫人
吳曙天女士
王禮錫(立巴 金後)
巴 金(正在看報)
本書作者
柳亞子夫婦
黃女士

代序

崔萬秋

今可吾兄：

大作兩顆星已由弟譯出，寄東京詩與人生雜誌發表。

你的兩顆星虞岫雲小姐的病中虛白兄的秋聽說你已來到，爲弟最得意之三種譯詩。巴金兄的亞麗安娜和廬隱女士的危機，亦較有自信。

你的兩顆星被我譯出後，許多的日本朋友都想「先睹爲快。」我已經請日本女詩人橫山喜代子用日文打字機打了多份，分送各友人。自從飯田雪雄教授把你的愛的三部曲譯成日文後，你的大名即深藏在此邦青年男女的心中。兩顆星自然也會同樣地受到異國讀者們的熱烈的歡迎的！……

弟萬秋

十二月十日廣島

自序

我從不敢以詩人自居，也毫無詩人習氣。成名詩人的浪漫，少年詩人的驕傲與自命不凡，我都沒有學到。我沒有故意傾向過或摹仿過任情派的詩人。然而我寫下了不少的詩。十年前我便常有詩在上海時報、漢口大公報、公論日報、南昌江聲日報、和平報、贛州商報等處發表。那些都是舊體詩。寫新體詩是在近七八年間的事。近五六年來我寫成了不少的詩，除了已收入愛的三部曲內的和這裏面的幾十首之外，還有好些是後來自己看看覺得不滿意就撕去了。還有一部分本來是只爲寫給某一個人看的，或是專爲寫給自己看的，所以都不願意發表出來。

兩顆星編成後，曾寄到青島從文兄，天津巴金兄，請他們代我看一遍。

從文兄太客氣，沒有指出什麼壞處來；巴金兄告訴了我那幾首不好，我便把那幾首抽了出來，他說那幾首應當要修改，我就把那幾首修改了。雖然在量上似乎是減少了不少，在質上也許較為完善。——並不是說果然是「完善」了，不過是說較初編成未經刪改時為完善而已。

兩顆星一首，我會用一個很少人知道的筆名在新時代月刊上發表了。（這首詩已承崔萬秋兄把牠譯成了日文，譯詩發表於東京詩與人生二月號。）有一天，我到靜安寺路，同和里去看詩人邵洵美，他問我：「雲裳是誰？那首兩顆星寫得好極了，很有法國詩的意味。」我沒有告訴他，「雲裳」就是我的筆名，我問他：「這首詩究竟怎麼樣？」他又說：「實在是好極了，今年以來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詩哩！」後來他問我：「就是你自已做的，是不是？」我笑着點了一下頭。他又說：「並不是我恭維你，這首

詩真是好極了！比你的愛的三部曲還要好！』半年後，有一天，我又和洵美兄談到詩，他說：『一直到現在，我還是覺得你那首兩顆星真好！我還沒有看到別的好詩。』還有無題一首洵美也很喜歡。與兩顆星同樣得到讀者的好評的是山中，一條內褲與一條白巾，一片紅葉……等首。一段愁是在文華月刊發表的，不知讀者的意見如何。還有好幾首都是在別處發表的。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兩顆星，無題，一段愁，山中，一片紅葉，誑。時有恆兄喜歡我那首心頭的城郭，林徽音兄也喜歡山中，無題，丁丁兄則喜歡那首拒。

愛的三部曲已由日本詩人飯田雪雄教授譯成日文了，在國內，一年半之中也已銷到三版。溫梓川兄來信說書一到南洋，兩天之內便賣完，第三天就買不到。我的幾本小說只有法公園之夜和愛的逃避兩種再版了，銷路都不及愛的三部曲好。近來出版界最普通的情形是詩的銷路最壞，

隨便什麼書的銷路都比詩集的銷路好。而愛的三部曲却是例外，在同一書局出版的幾十種中外名著之中，愛的三部曲的銷路，比隨便什麼書的銷路都好。

兩顆星已經不是愛的三部曲那種作風，我自己也是覺得兩顆星寫得比愛的三部曲較為滿意的。也許兩顆星出版後會比愛的三部曲更受到讀者的歡迎。愛的三部曲實在是不好，不好。

以後真不想再寫詩了，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再寫也還是寫不出好詩來，另一方面是覺得有寫詩的時間，不如多讀點書或寫點別的較為有用的東西。

感謝徐紹曾先生替我畫了一個美麗的封面。

目錄

作者近影

文藝茶話會在法公園

代序

自序

綠的影

無題

山中

兩顆星

一段愁

目錄

黑暗中的囚徒	
無盡的愛	
我底家	
我底心	
黑影	
笑	
誑	
吻	
一把刀	
心的空虛	
愁與悵惘	

生之咀咒

一隻倦遊歸來的船

我要走向遠遠的地方

一片紅葉

你向着我這兒飛

心頭的城郭

呈獻

淺淺的愛

拒

風之歌

霞

一條內褲一條白巾

冰冷了的心

意外地我再見了你

麻木

寂寞

骸與影

葬曲

給

青春的印象

青春與白髮

白髮

登虎邱

又像是在做夢

滬甯道上

瘦西湖

廬山

過吳淞口

法公園一瞥

一片落花一陣輕風

秋之歌

夜之曲

Sonnet

午後素描



綠的影

春風先從門口送進來一陣芬芳，
這小小的屋子裏忽然比平時光亮；
是何處打着金鐘，是仙宮拖動明璫？
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聲響。

瓶中底紙花無端地在含笑，
壁間畫布上底裸女也在舞蹈；
我眼裏冒着火，我底心在燃燒，
我底手不知安放在什麼地方好。